文苑笔谈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邱俊霖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唐朝诗人卢照邻笔下的元日很是喜庆，人们唱着歌儿喝着小酒庆贺新年的到来，早开的鲜花也在风中翩翩起舞，迎接新春。他在这首《元日述怀》的最后还表示：“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但愿永远像春节这天一样欢乐。

春节是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不过，在唐朝，人们还没有“春节”的概念，旧历新年的第一天叫作“元旦”“元日”等。在唐朝，大年初一，在京城的大臣们必须进皇宫给皇帝拜年，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称为“元日朝会”。

唐诗中有很多记述元日朝会盛大场面的诗歌，诗人杨巨源在《元日观朝》中就记载过：“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大过年的，自然要说些吉祥话，但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八十多岁时还在朝为官，年纪大记性不好，有一年元旦朝会，柳公权走了很远的路，到场后又是第一个庆贺的，结果喘着大气，嘴一瓢把皇帝的尊号念错了，结果被扣了三个月的工资。

不得不感慨，在京城上班的大臣们还得有好精力，因为他们在大年三十晚上还得“守岁”。皇帝与臣民们一样也要守岁，唐太宗李世民某年守岁时便开心地表示：“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既然是共欢，可以推测，和他一起喜度良宵、辞旧迎新的，还是那些高高矮矮、老老少少的大臣们。

唐朝人过年也“爆竹”，唐朝诗人来鹄曾写过一首《早春》：“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偏憎杨柳难钤辖，又惹东风意绪来。”爆竿就是爆竹，欢庆之后，庭院里还残留一地的新年爆竹灰。唐朝的爆竹和后世的鞭炮可不一样，而是真的用火烧竹子，使之逐节燃烧并爆裂发声，以驱逐瘟神，“爆竹”“爆竿”因此得名。

开元名相张说有一年被贬为岳州刺史，那一年只能在岳州过年。春节时照例守岁，守到最后已昏昏欲睡，结果被爆竹声惊醒了，他便将这岁末年初的守岁情景记录了下来：“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张说提到了桃枝，桃被认为有辟邪的作用，因此过年不仅要插桃枝，还得挂桃符——即用桃木削成的一对木片，写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悬挂在门首，发挥着辟邪的作用，每年大年初一都必须摘下旧的换上新的。

此外，唐朝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晚”。除夕夜里上演的驱傩仪式是驱除疫鬼的仪式，人们会带上青面獠牙的面具进行舞乐表演，祈求新的一年平安祥和。诗人沈佺期有一年在皇宫里陪皇帝一起观看驱傩仪式，看到兴起时，皇帝让他记录一下热闹的场面，于是沈佺期便高声歌咏了一首《守岁应制》：“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傀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不过，他得宠时得罪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遭到弹劾后，朝中没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

和今天一样，唐朝人过年，最重要的便是一家子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唐朝人的团圆饭，有几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其一是“五辛盘”，这是一道用五种辛味蔬菜拼成的拼盘，唐朝人认为吃五辛盘可以发散人体内脏中的陈腐之气。

据说还喝花椒酒，想象不出是什么味道。杜甫40岁那年，元日在堂兄弟杜为家中相聚守岁，就喝了椒酒：“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杜甫交游甚广，晚年回忆那些新春相聚的日子，就一一化成了诗行。《元日示宗武》中有“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远怀舍弟颖、观等》则曰：“旧时元日会，乡党羡吾庐。”《元日寄韦氏妹》曰：“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

吃过辛辣的，就该吃甜的了，那就是“胶牙饧”。这是一种用麦芽制成的糖，白居易喜欢吃：“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胶牙饧吃起来黏齿，所以才有此称呼——读到这里，都感觉牙口骤然不好了。

诗人孟浩然有一年在首都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那年元日，他特意到长安的田间去看看，发现田间的农夫和牧童们还在劳作，他便写了一首《田家元日》，感慨自己已经40岁了，虽然没有官职但仍担心农事，这当中不免有惆怅伤感，但“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听农夫说即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内心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诗人刘禹锡曾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大过年的没朋友串门唠嗑，心情便很低落：“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时过年也显得很冷清：“独酌无多兴，闲吟有所思。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一个人喝着闷酒吟着诗，这年也就过了。

后来被贬遇赦，刘禹锡的心态就好多了。60岁那年的元日，刘禹锡和白居易聚会，非常开心：“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不过，和他同岁的白居易在前一夜的除夕心情并不怎么好：“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双眼多病，彻夜难眠，并非是为了守岁；人心老了易感伤，更何况又临近春节。灯火燃烧殆尽，天亮后，我便是六十岁的人了。

白居易晚年有一回过小年分外高兴，活脱脱一个和蔼老爷爷形象，原因是小外孙女满月了。他写了一首《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为什么一定要在乎是不是男孩呢？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思想观念是相当超前的了。

诗人贾岛过年则有个特别的习惯，《唐才子传》记载，贾岛每到除夕之夜必定会把这一年所作的诗歌都拿出来放在几案上，然后还要烧香拜一拜，并洒酒在地祷告说：“这是我一年来的苦心啊。”然后举杯痛饮，放声高歌。或许，贾岛这一迷之行为是在鞭策自己吧。

唐朝诗人们的年，或许都凝聚在了他们的诗句当中。无论喜怒哀乐，他们的诗句里，都让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感受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大唐元日朝会图》（局部）

阅评

乡愁关键词，呈现人类深邃的心灵世界

阿洛

“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最早读到的写春节的文字，就是老舍先生的这篇《北京的春节》，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年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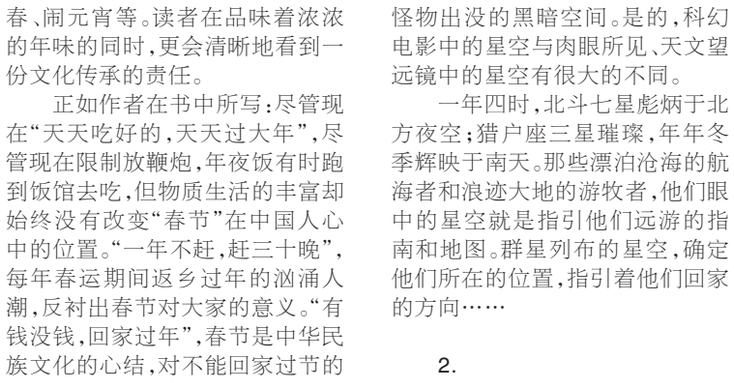
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这篇散文写于1951年1月，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多久，应时应景，文笔清雅自然。他当时还写了一篇《我热爱新北京》，从下水道、清洁、灯和水三方面描述了北京新时代的巨大变化。

1.

作家的写作是看心境、看个性的，心境的不同、个性的差异决定了写出来的文字风格截然不同。梁实秋先生亲历晚清和民国之交北京的社会生活，他在《过年》一文中说自己小时候不喜欢过年，他觉得除夕要守岁，对于一个习惯早睡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煎熬。但《北平年景》中的描写却让人忍俊不禁：“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

关于中国的节庆，三联书店的丛书“节日中国”很经典。其中《春节》一书的作者是民俗学专家萧放先生。其中的一节，是我所不熟悉的：老北京人过年的时候要吃荸荠，谐音“必齐”，说的是亲人要新年团聚，没有回来也要摆上一双碗筷。



“中国记忆·传统节日”丛书之《春节：辞旧迎新过大年》，王早早绘画，立足于真实的民间生活以故事为主线展开。

萧放先生将简明的史志文献与生动鲜活的地方节俗相结合，系统梳理了春节传统民俗：从节俗起源、典故、诗文，到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沿着春节的时间进程，对各项节俗逐次展开叙述，主要包括腊八、祭灶、扫尘、年节食品备办、洗浴、装饰门庭、团年、守岁、压岁钱、爆竹迎年、拜天地祖先、拜年、贺年、送穷与祭财神、人生日、迎春、闹元宵等。读者在品味着浓浓的年味的同时，更会清晰地看到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尽管现在“天天吃好的，天天过大年”，尽管现在限制放鞭炮，年夜饭有时跑到饭馆去吃，但物质生活的丰富却始终没有改变“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一年不赶，赶三十晚”，每年春运期间返乡过年的汹涌人潮，反衬出春节对大家的意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结，对不能回家过节的人来说，总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不过，最近两年因疫情所限，那种春节期间赶着回家，车站、航站人头攒动的情景还是少了许多，但愿疫情早点过去，还我们一个红红火火的隆重节日。

相对于《春节》，其他几本书中我还喜欢刘宗迪先生的《七夕》，大概因为与我喜欢星空有关。《七夕》对星空有浓墨重彩的文字：满天繁星，对于现代人而言，大概只是记录于天文学读物中的抽象概念，人们不仅不能像古人那样如数家珍般指出星星的位置、认出星宿的图形、叫出星星的名字，甚至连那些千百年来世代流传、古人像话家常一般时常念叨的星空神话、星辰故事，也早已付与忘川逝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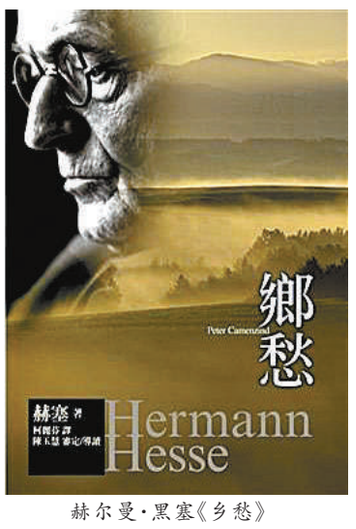
是的，相对而言，现代人深陷于现代都市的水泥森林中，高楼大厦将浩瀚夜空分割得支离破碎，腾嚣的红尘和迷乱的灯火湮没了满天星光，人们鲜有余暇和闲心登高望远、仰望星空。在我的心中，古人栖居大地，举目四望，地阔天高，繁星垂四野，万象为宾客，他们眼中的天空，更透彻，更富有诗意。

现代人心目中的夜空，日益成为一个越来越空洞模糊的梦幻宇宙，一个星尘风散、黑洞潜藏、异形怪物出没的黑暗空间。是的，科幻电影中的星空与肉眼所见、天文望远镜中的星空有很大的不同。

一年四时，北斗七星彪炳于北方夜空；猎户座三星璀璨，年年冬季辉映于南天。那些漂泊沧海的航海者和浪迹大地的游牧者，他们眼中的星空就是指引他们远游的指南和地图。群星列布的星空，确定他们所在的位置，指引着他们回家的方向……

2.

从萧放先生《春节》中的《上古春节雏形：岁终大祭与新年祈谷之礼》一章可以读到，上古春节的岁时活动主要就是祭祀诸神与祈求谷物丰收。上古春节祭祀主要表现为集团性的公祭，时间在岁末年初，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山川、宗庙社稷，祭品丰厚，仪式盛大规整，是部落集团或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赫尔曼·黑塞《乡愁》

上古社会人们是从神性的角度理解日常时间进程，伴随着四季岁时生活的是岁时祭祀活动，人们利用各种季节祭祀仪式中断日常生活，以实现与天神地祇人鬼的沟通，岁末年初的冬春时节尤受关注，传统的大型岁时祭祀仪式常常在这一特定的时节举行。所谓祭，依照《说文》的解释是以手持肉奉献给神灵。以食物奉献神灵是中国传统祭祀的基本方式，中国人认为以上等的或时令食品献给神灵，就如人间以佳肴招待贵客一样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赤诚。

越是早期社会，其祭祀活动越是频繁，祭祀仪式也越隆重。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要传承知识与文化，只能靠有形活动的仪式进行反复的记忆与观念的强化，因此仪式充当了文化传承的载体。

文字发明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文化就开始被记录，甲骨卜辞、《周易》《尚书》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记述。《仪礼》《周礼》《礼记》是古代的重要礼制文献，其中保存了有关先秦岁时祭祀的丰富信息，与春节时段有关的祭祀是“岁终大祭”与元日天子“祈谷”。岁终大祭是岁末对天地人间诸神的一次总结性的隆重祭祀；祈谷是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礼。

在祭祀坊与水庸时要念一段祝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段祝词有着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这种命令与祈求混杂的语气，生动地反映出古人对待神灵的态度，人们祈求神灵在新的年份里管束好水土，昆虫、草木，让它们各安其位，以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祸害……

这些浓重的古风流韵，或许正是我们文化其来有自的根。

如果说萧放先生的著作更偏重于学术和历史，那么，画家何大齐先生的北京风俗画系列则偏重于趣味和现实。他的作品以北方地区尤其老北京的春节习俗串起与过年有关的传统民俗和种种生活记忆，譬如做花灯、吃糖瓜、抖空竹、放花炮、撒灯花、摇元宵，等等。从腊月初八的腊八节开始，到二月二的农历新年最后一天结束，还原了一个又一个被现代生活节奏所忽略和抛弃的生活细节与情意，有浓浓的年味和烟火气，亦有沉沉的古意和乡愁。

3.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古人的这些怀乡作品读来让人惆怅，而现代社会的人们流动性比起古人来更频繁与平常，每逢佳节，那种思乡之情其实更加浓烈。

北漂多年，不能回乡时喜欢读赫尔曼·黑塞一举成名的那本《乡愁》。“黑塞的作品，如诗如画的节奏，宛如小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时而悠扬，时而低沉，带着浓郁诗质的乡愁和对生命执着的热爱，也表现在历经战斗、锤炼之后的领悟。”这本《乡愁》恰恰是这位作家音乐般的文体的体现。故乡的主题，是没有国界的。

黑塞的故事从一个小村庄开始。那是夹在瑞士的一些岩石山之间的一个村落，村里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姓Camenzind，这个姓氏一页一页地填满了教堂的簿册，也见于教堂公墓的十字架上。周围的山峦在一年中不停变换自己的颜色，每年的春季，会有燥热风席卷过这片狭长的土地。对于村庄来说，这些变化都是无关紧要的。时间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效力，只能慢慢地腐蚀掉老旧的屋顶，或者让一些人渐渐老去。

黑塞对村庄的叙述里，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事物不断重现，比如那条小木船。年复一年，父亲做着同样的工作，管理自己的菜园子，修理屋顶，每年春天给自己的小船涂上新漆。父亲与村庄合为一体，随着时间和村口的河流一起向前缓缓流淌。康拉德舅舅是个不安分的人，总会冒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给父亲的那条木船装上船帆。可惜，这些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条帆船在驶出一天后，被风吹坏，他拖着小船又回到村里，引得村民们议论纷纷。最后一次，彼得回到家乡，康拉德舅舅已垂垂老矣，时日无多。不过，他还在思考着自己的伟大计划，“他总是把食指衔在嘴里，在他的小屋里急匆匆地小步踱来踱去，晴天时老是远望湖水……”

“长久身在客地的本乡人，又重返故里时，除去见到几家人家的旧房顶更新了，几家人家半新的房顶变旧了之外，再不会见到有什么变化；当年还健在的老人虽然已经亡故，但又有另外一些老人，居住在同样的农舍里，姓同样的姓，照看着同样是黑色头发的儿童，他们的相貌和举止，同在这段岁月里已故的那些人几乎毫无区别……”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思绪是相通的。

成长与困顿，疏离与漂泊，回归与安然……这些乡愁的关键词，呈现着人类深邃的心灵世界。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愿每天匆忙穿梭的身影有栖息之所，愿丰满的思想找到灵魂的故乡。

书评

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受了工伤找谁说理去

——趣说西游之十

睢晓鹏

只见第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面前放一盘下饭，一只碗，一把壶，在那里猜拳吃酒哩。行者使个神通，丢了笤帚，掣出金箍棒，拦住塔门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宝贝的原来是你！”两个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壶拿碗乱掼，被行者横铁棒拦住道：“我若打死你，没人供状。”只把棒逼将去。那怪贴在壁上，莫想挣扎得动，口里只叫：“饶命，饶命……”

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是两个呆萌的小妖精。他俩一个是鲇鱼怪，一个是黑鱼精，修炼经年，勉强变成了人样，是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帐下两个小妖。他们按照大王的工作安排巡塔，却不料反遭割唇割耳之苦。

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对其受到的伤害有救济的途径吗？这就要看对碧波潭龙宫如何定性了。倘若万圣龙王和九头虫本就是黑恶组织，那么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作为犯罪组织成员，从事犯罪活动中受到伤害，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救济之路。

唐僧西去的路线，是观音菩萨事先规划设计好的。唐僧师徒一路上遇到了各色各样的妖怪，不过，对于这些妖怪，也要分类对待。有些妖精，如乌鸡国的青狮精、莲花洞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或是奉佛旨下凡的神兽，或是菩萨借调过来的童子，都是在菩萨的安排下，佯装为魔考验唐僧的。这样的妖精当然不能认定为黑恶势力，所以每到孙悟空手起棒落，要取其性命时，菩萨神仙就会及时现身出手阻止。不过，也有些妖怪，是观音菩萨“就地取材”选的当地野生的魔王。这些妖怪如白骨夫人、虎力大仙等，俱是平日里作恶多端的家伙，所以最终也都落得个命丧黄泉的下场。

万圣龙王和九头虫属于哪一种呢？从小说的描述来看，万圣龙王和九头驸马干的坏事可不少。九头虫使法术夜降血雨，污了祭赛国金光寺，偷走了塔中的佛宝舍利子，害得全寺僧众受屈；万圣龙王的公主私入大罗天上凌霄殿前偷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最终恶有恶报，万圣龙王、龙子、公主俱被打死，九头虫负伤而逃，多死少生，龙婆被铁索穿了琵琶骨，锁在金光寺塔心柱上，终生看塔。显然，他们属于野生的魔王，可以定性为黑恶势力，所以，悟空割其唇耳，其作为黑恶势力的从犯，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救济途径。

不过，让我们把脑洞打开，如果万圣龙王和九头驸马跟青狮精、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一样也是佯装为魔考验唐僧的，这样的情况下，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所受的割唇割耳之伤有没有救济之路呢？

我们先来看看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是否可以援引侵权法获得救济。侵权行为是指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知识产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构成侵权行为，需要有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侵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受九头虫的派遣，在祭赛国金光寺巡塔，孙悟空手起棒落，奔波儿灞的下唇和灞波儿奔的耳朵应声而落，符合上述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可以向侵权者主张权利。

动画《奔波儿灞与灞波儿奔》的宣传画

我们再看看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是否可以主张工伤赔偿。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与万圣龙王担任“负责人”的碧波潭龙宫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这跟精细鬼和伶俐虫与莲花洞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后续还会述及，此处按下不表。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从事巡塔工作，在工作中遭到孙悟空割唇割耳，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可到工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工伤，并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一旦认定为工伤，即可根据伤残等级按法定的标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万圣龙王没有为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缴纳工伤保险，则由碧波潭龙宫承担他俩的工伤保险待遇责任。因此，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也可以走工伤赔偿的救济之路。

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两者是竞合关系，如何救济，就需要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进行选择。选择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各种选择的后果，选择也许就没那么难了。

侵权责任是一种完全责任，如果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选择了侵权责任进行救济，其最理想的情形下，可以得到完全的赔偿。不过，侵权责任的举证义务是比较重的，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要证明孙悟空实施了侵害行为，自己受到损害，侵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就无法得到赔偿。同时，侵权行为采过错归责原则，受过失相抵规则的限制。如果侵害行为实施者主观上没有过错，则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有过错，则行为人按照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工伤赔偿是一种限额赔偿，不管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受到的实际损失有多大，赔偿的数额只根据他们的伤残等级按照法律规定的定额进行计算。不过，因工伤赔偿的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因工伤亡职工或其抚养人、赡养人的基本生活，所以采取无过错原则，不管劳动者对工伤工亡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均按照上述定额赔偿，并且劳动者亦无须承担证明侵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和工伤赔偿责任是竞合关系，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在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侵权人追偿；劳动者向侵权人主张权利受偿后，如果受偿数额低于工伤赔偿数额，还可就差额主张工伤赔偿。通过上面的分析，无论选择侵权赔偿还是工伤赔偿，对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来说，都可以至少按照工伤赔偿的标准获得赔偿。

如果是金角大王的帐下小妖，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就有可能有两条救济之路；但身为万圣龙王的小妖，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可能就没有救济之路了。所以，即使为妖，也要做一个走正路的妖精，否则，光靠呆萌是不够的。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